

50庫文潮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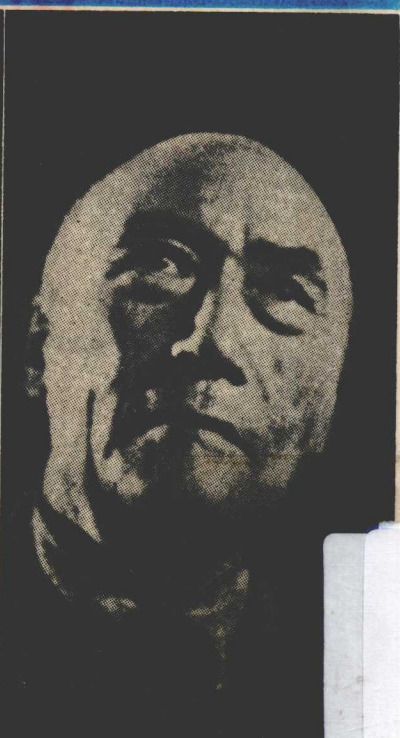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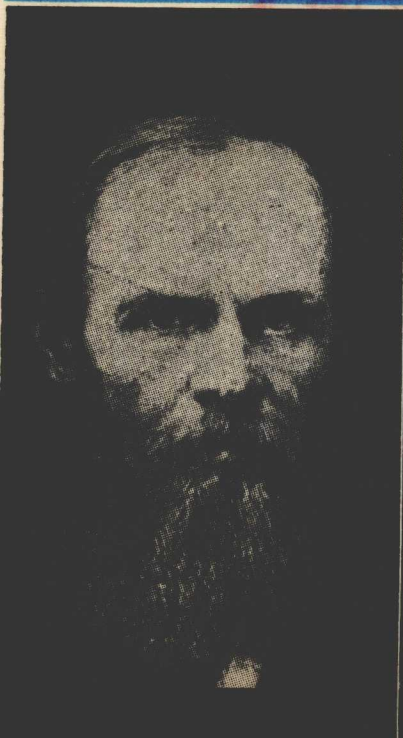
DOSTOEVSKY

基斯夫也妥思杜

主得獎學文爾貝諾年七四九一

譯 禧 鏡 彭

著德紀·烈德安



新潮文庫

50

彭鏡

紀德著
禧譯

杜思妥也夫斯基

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唯一有以教我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之中最幸運的意外收穫，甚至比發見斯湯達爾尤有過之。

——尼采

志文出版社印行

DOSTOEVSKY

By André Gide

Translated by Ching-Hsi Perng

杜思妥也夫斯基

新潮文庫 50

原 著 者	紀 德
譯 者	彭 鏡 禧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郵政劃撥六六一六三號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二七三號
總 經 銷	長 榮 書 局
地 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五十二號
電 話	三 六 一 九 八 五 ○
再 版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1146號

平裝定價  精裝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目 錄

杜思妥也夫斯基略傳——代序……………一

一九二五英譯本初版簡介……………九

著者序……………一二

由書信看杜思妥也夫斯基（一九〇八年）……………一八

論杜思妥也夫斯基（一九二二年，演講稿）

一 藝術家的畫像……………五一

二 謙遜、屈辱、傲慢——杜氏筆下的人物……………七八

三 觀念與事實的融合……………九八

四 感情的王國：愛與恨……………一一五

五 罪惡的淵藪：思想與有我……………一三九

六 道德、思想、病理……………一六二

附錄

一 選自「少年」	一九一
二 選自「白痴」	一九八
三 杜思妥也夫斯基年譜	二〇五

杜思妥也夫斯基略傳——代序

杜思妥也夫斯基於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在莫斯科。兄弟姊妹共八人；父親是個軍醫。所以他的幼年時代是在狹小而骯髒的軍醫院裏度過的。他的父親好酒貪杯，動不動就發脾氣；打起人來更是殘暴。母親秉性慈藹，却體弱多病。孩子們都是在嚴格的宗教環境下長成。杜思妥也夫斯基和他的哥哥麥以及妹妹薇薇拉特別親密。

他先從他的母親讀書，後從他的父親，然後又從過好幾位家庭教師。十三歲時，寄宿於莫斯科一所私立學校。兩年之後，母親去逝。隨即進入聖彼得堡的兵工學校。十八歲那年，父親被自己的農奴刺殺。一八四二年，他正式受階爲軍官；次年，通過大考，成爲國防部工程局的繪圖員。但是，他在唸書時代就已厭倦這種枯燥無味的生活；因此，一年後他辭職，專事文學創作。

杜思妥也夫斯基身材短小精悍。一八四三年（他二十二歲），有個朋友這樣形容他：「臉龐圓潤豐滿；鼻子略微朝天；頭髮淡褐色，剪得短短的。寬大的前額，稀疏的眉毛底下，深嵌著小小的灰色眼睛。」

他雖然繼承了他父親相當豐富的一筆地產，日子却過得很窮困。因為不善理財，他畢生為錢所苦。賭博耗去他大部分的錢，搞出版又損失慘重，還要挑起維持親戚生活的擔子。從一八四五年起，他更飽受癲癇症的折磨。固然每次都克服了，可是却十分辛苦。

杜思妥也夫斯基自幼博覽羣籍，進了兵工學校仍舊不改其好。他最喜愛的作家有：普式庚、果戈里、歌德、席勒、郝富曼、雨果、拉辛、荷馬、莎士比亞、拜倫等。讀書時代他就開始寫劇本，大多數寫了一半就歇筆。

離開國防部之後，杜思妥也夫斯基寫了第一個中篇小說「窮人」。名詩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把它拿去給當時的文學批評家斗伯林斯基過目；不料，當天晚上他們就連袂去把杜思妥也夫斯基從夢中叫醒，向他恭喜，說他是新的果戈里。「窮人」後來發表於涅克拉索夫自己的雜誌上（一八四六）。這篇小說深受果戈里的「外套」以及普式庚的「驛站長」影響，富於寫實的人道主義，對窮困落魄者顯示出同情，讀之令人引起強烈的感情。

同年他的第二篇小說「雙重」發表於「祖國紀事」，所受到的命運却和「窮人」截然不同：

人家說他有抄襲果戈里之嫌。此後的兩個短篇「普洛卡舍先生」和「女房東」也不受歡迎。這些失敗使杜思妥也夫斯基心灰意冷。他和伯林斯基、涅克拉索夫、以及他們那一夥「知識份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屠格涅夫）的交情愈搞愈糟。他覺得孤獨，於是開始參加佩脫拉契夫斯基的集會，經常討論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終因涉嫌顛覆，於一八四九年被捕。拘留八個月之後，他被判處死刑；等到臨刑前一刻，却又被特赦——這是尼古拉大帝玩的花槍。關於他的獄中生活，他在書信中有十分動人的描寫，各位可以參閱紀德的「由書信看杜思妥也夫斯基」（見本書頁十八—四七），茲不贅述。

一八五八年，他獲准返回蘇俄，翌年抵彼得堡。現在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和以前完全兩樣了。他澈底放棄了社會共產主義，改而効忠「君主共和」；同時在宗教方面變得無比虔誠。

拘留於彼得堡期間，他化名發表了一篇小說於「祖國紀事」，却因為身繫囹圄而一直沒有完稿。繫獄西伯利亞時；杜思妥也夫斯基又開始寫「史提潘奇可夫的農莊」，後來發表於一八六〇年。次年發表的「忍辱偷生」，和狄更斯晚期的小說頗多類似，大為當時主張以文學改善社會的批評家賞識。一八六一年至六二年間的「死屋手記」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備受揄揚。

一八六一年，他和哥哥麥可創立「時代」雜誌；一八六三年因為政治理由而遭查禁。次年改頭換面，以「世紀」的新名字再度出現。一八六二年他訪問巴黎、倫敦、意大利、以及瑞士，對

他在巴黎、倫敦所見所聞深惡痛絕，於是寫了一本「夏日印象冬日記」，痛貶西方文明。

這時他自己的生活也開始有重大的變化。一八六一年左右，他愛上蘇絲洛娃（她是個絕色美人，也是個富有思想、獻身婦女解放運動的作家）；他債台高築而健康日壞；他的太太患有肺炎，正臥病不起。一八六三年，他再度出國，遍訪德、法醫師，診治他日趨嚴重的癩痢症。在巴黎，他和蘇絲洛娃重拾舊歡，共遊德國、瑞士、義大利。杜思妥也夫斯基賭場失意，再加上單戀蘇絲洛娃，備受折磨。他們的愛情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筆下人物的愛情一樣：微妙複雜，搖擺不定。

一八六四年，杜思妥也夫斯基回國不久，他的妻子瑪利亞病逝；僅隔數月，他的哥哥麥可接踵棄世。現在他不但要扶養他的繼子巴沙，還要照料亡兄一家人。負債纍纍、癩痢病發、情場失意，再加上編輯「世紀」的繁重工作——他的日子實在難捱。

「世紀」後來因為財源不繼而再度輟刊。這時杜思妥也夫斯基已經在此分期連載過他的「地下室手記」（一八六四年）。這本小說有一部分是對神經質的傑出研究，並且包含許多自傳的成分；同時它也是對實證論者以及理性主義者（如批評家車尼雪夫斯基）的答覆。後者認為以開明的個人利益為基礎，可以建立完美的社會；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中辯駁說：人既富創造性，也富毀滅性；並且常常情願接受折磨。杜思妥也夫斯基後期傑作的許多主題，都是從這本「手記」加以發揮的。

一八六六年，四大小說的第一部——「罪與罰」——開始分期發表於「俄羅斯先鋒報」。杜思妥也夫斯基把主角拉斯科納夫描寫成一個不信教、重物質、唯理性的虛無論者；只有透過梭娜——一個純潔而虔誠的妓女——捨己爲人的愛心，拉斯科納夫才能得救。尼采的超人理論便深受「罪與罰」的影響。

杜思妥也夫斯基着手寫「罪與罰」的同時，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賭徒」，以便清償舊稿債。這個短篇裏面包含了一些自傳的成分，譬如他和蘇絲洛娃的關係，以及對兩個嗜賭如命者的描寫。爲了爭取時間，他僱了一位年輕的速記員，名叫史妮吉娜；「賭徒」便是她筆錄的。史妮吉娜不僅工作效率高，而且相當富有同情心。她後來於一八六七年嫁給杜思妥也夫斯基，雖然兩人的年紀相差達二十五歲。他們的婚姻十分美滿，可惜生的四個孩子中，只有一子一女沒有夭折。女兒名勒波福，後來專門替父親立傳，但是所記不盡忠實。新婚夫婦起初經常旅行國外，但是日子過得很艱難。在這期間，經常解囊相助的是司德拉霍夫——他的朋友兼傳記作家。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第二本巨著——「白痴」——發表於一八六八年。書中主角麥什金公爺是個基督教式的人物，德性上完美無瑕，却拯救不了他四週的人物。一八七〇年發表「永恒的丈夫」，對人類行爲中的無意識動機作了深刻的研究。

他的第三部巨著是「受蠱者」，於一八七一年到七二年間，由他自費出版。在這本書裏，他

痛斥虛無主義者。主角史塔福若金爲「魔鬼」所蠱，不但毀滅了自己，也毀滅了別人。「少年」出版於一八七五年，雖然算不得他的傑作，却頗爲暢銷，爲他賺了一筆錢。杜思妥也夫斯基在此描寫的是人性二元論——愛與恨的交織。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是他的第四部巨著，有人說這是他的「神正論」。從一八七九年一月起，開始連載於「俄羅斯先鋒報」月刊。這本小說對社會、心理的分析極爲宏富，一般認爲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其中著名的「大宗教裁判官」那一幕，被批評家許爲杜思妥也夫斯基天才的極致發揮。這本書伸張人類的自由，同時維護蘇俄正教、反對羅馬天主教。

自一八七六年起，他開始分期出版「作家日記」，平均每月一期，出版了兩年。因爲訂閱的讀者高達六千，他這項嘗試相當成功——尤其在財政上。其中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除了自傳性的札記、還時常提到犯罪、自殺、宗教、和政治的問題。另外，幾個短篇小說，如「溫和的靈魂」、「怪人的夢」，也都發表在這裏。輟刊兩年後，「作家日記」於一八八〇年復刊，直到一八八一年他逝世爲止。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晚年才是最和諧，最幸福的歲月。一八八〇年六月八日，他在莫斯科舉行的普式庚紀念會上發表一篇演講，受到極爲熱烈的反應。連屠格涅夫——他的死對頭——都上前親吻他，熱淚盈眶地說道：「你是天才！比天才更偉大！」他逝世於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他的

葬禮幾可媲美美國葬；人家歌頌他是愛國者，是真正的基督徒及人道主義者。①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早在一九一二至二〇年間就有甘迺德夫人的英譯本全集（十二卷）問世，其後仍不斷有人重譯。最近英國「企鵝名著叢書」刊印的「白痴」、「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便是馬加沙克（David Margashak）的新譯本。

在中國，最早翻譯的杜氏作品應推耿濟之早在民國三十年代譯的「死屋手記」、「少年」、「罪與罰」、「白痴」、「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此外他還譯過其他俄國作家的作品，如托爾斯泰的「藝術論」。）他根據的是俄文原著。現在市面上重版的耿譯杜思妥也夫斯基作品有：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臺北，長榮書局，「新潮文庫」；五十七年）

「白痴」（臺北，十月出版社；五十七年）

「罪與罰」（臺中，一善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

耿濟之的譯文或許難以令人滿意；但由於是直接譯自俄文，他的譯本忠於原文的程度，自然勝過

① 本略傳所引資料，以 Kunitz & Colby: *European Authors 1000-1900* (1967; N.Y.) 爲主要依據；另外並參考 Steinburg: *Cassell's 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1953; N.Y.) 及 Smith: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1947; N.Y. & London) 二書。

自英譯本輾轉翻譯的。爲了這個原因，也爲了方便中文讀者的查考，我在翻譯本書時，遇到引用杜思妥也夫斯基原著之處（包括「附錄」一及二），只要有耿濟之的中文譯本，我都不憚其煩加以採用——雖然這樣做比較費事。

紀德的這本「杜思妥也夫斯基」於一九二三年在巴黎以法文出版；一九二五年有英文譯本問世。我根據的是英國的「塘鵝叢書」（Peregrine Books）版（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一年，美國新方向（New Directions）公司發行的「新方向紙面版」雖然增列有「論『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一篇短文，但其中主要觀點和紀德自己在「著者序」所論雷同，沒有重複的必要。附錄一、二是紀德用以闡明他的論點而加的。附錄三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年譜」才是中譯本的真正「附錄」。

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

彭鏡禧

一九二五年英譯本初版簡介

Arnold Bennett 作

安德烈·紀德是當今法國的一位文壇領袖。他第一部轟動文壇的作品是「背德著」(*L'Immoraliste*)。從那時起，經過二十年的豐富創作，他已經逐漸奠定了他的地位；時至今日，他的崇拜者有資格說：作爲一種影響力，沒有其他當代的法國作家像他這樣受到堅定而熱情的推崇。在爲「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自它創刊以來，紀德一直跟它保持密切關係) 撰稿或由它出版的各派年輕作家羣中，紀德享有無可比擬的權威。特別要聲明，他的對手們強而有力，絕不卑下，這正可以做爲大師身份的明證。

在我心目中，他與衆不同之處在於他對文學的道德面和美學面同樣感到興趣。很少創作家具他有他對道德問題的那種廣博而活潑的好奇心；更幾乎沒有哪個道德家具有他對美學關心的一半。即使稍嫌散亂，他仍舊是位傑出的文學批評家——不盡是法國文學的，還是俄國文學、英國文學和古典文學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第一次閱讀「湯姆·瓊斯」(*Tom Jones*) 時候的興奮。「這本書令我感動，」他說話時帶著嚴肅的愉悅。他對小說技巧的實際興趣未嘗稍減；事實上它在滋增，以至於他最近在「新法蘭西評論」分期刊登的小說，可以算做新式體裁的論文；而且，他

在獻辭上以令人詫異的謙虛口吻稱之爲「我的第一部小說」。

當然，沒有道德的基礎或背景，任何小說家都不可能獲得永恒的成就。巴爾扎克（Balzac）具有它；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道德觀強烈到殘忍的地步；左拉（Zola）也有他自己的。保羅·布哲（Paul Bourget）——尙待法國和英國高級知識份子斟酌的一位作家——也具有。然而紀德却是在道德的核心裏寫作。道德不但是他的背景，也常常是他的前景。他幾乎沒有一本書（*Les Caves du Vatican* [梵諦岡的地窖]或許例外）不提出一項道德問題並且試圖加以解決。

以紀德這樣的作家來討論杜思妥也夫斯基這樣的作家，可謂理所當然，甚至是必要的。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或者應該說，杜思妥也夫斯基是爲紀德而生的。紀德說過，而我也同意，「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這是好久以前的事，而歲月只有加強我們這個看法。

「不過，」紀德說，「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所有作品都值得一讀，也必須一讀。」

那個時候只有一本殘缺不全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法文譯本，所以紀德只好靠德文閱讀杜思妥也夫斯基。恐怕法文現在還沒有全譯本，但是紀德可以靠英文完全讀他的作品：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他的。不過，我們別太神氣。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重要作品「作家日記」有法文譯本

，却沒有英文譯本。

閱讀紀德的「杜思妥也夫斯基」一書的人，會得到對杜思妥也夫斯基和紀德兩個人的新啓示，它的光彩有時令人目眩。我沒有見過哪一本批評的作品更能當得起它的題目。誰要是想理解西歐對俄國心理了解的過程，請他比較一下已故德·佛固愛伯爵 (Melchior de Vogüé) 的「俄國小說」 (*Le Roman Russe*) 和現在這部作品。讀了這本「杜思妥也夫斯基」，必然會擴展對杜思妥也夫斯基以及對小說功用的見解；傳統上對這位最偉大的俄國人的一切指責——病態等等——在細讀之下，都不攻自破。它們不是被消滅；它們只是自動消失。而到最後，杜思妥也夫斯基出類拔萃，不僅是卓越的心理學家和敘述者，也是天才的宣傳家；他對未來國際的先見之明，跟他對個人的洞察力一樣令人嘆服。「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紀德說，「比他更具俄國風味而又全盤歐化。」

杜思妥也夫斯基具有種種令人失望的個人缺點，然而他的人性和他的智慧——無疑得自演繹「登山寶訓」的人，耶穌——却是獨一無二的；而安德烈·紀德對這些價值的證明，則是他對杜思妥也夫斯基文學的寶貴貢獻。

(一九二五年)

著者序

托爾斯泰的浩瀚無涯仍舊使我們的地平線相形失色；然而，某些熱心人士已經預告出，在托爾斯泰的巨大身形背後，杜思妥也夫斯基或將崛起，正如羣山之中的旅人，每退後一步，就發現他山還比這山高，只是在此以前爲重重的山巒遮住。這座高聳入雲的頂峯乃是一連串山脈的秘密核心，也是許許多多長江大河的源頭，今日的歐洲正好可以用來滿足它新起的奇異的乾渴。杜思妥也夫斯基——不是托爾斯泰——當得起和易卜生及尼采平起平坐；和他們一樣偉大，而且可能是這三人之中最爲有力的。

在德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譯本與日俱增，每一本都比前一本更爲生動精彩，更爲正確無訛。英國雖然頑固而遲於行動，却也耿耿於懷，不願落乎人後。阿諾德·班奈特在「新時代」介紹康斯坦斯·甘迺德夫人（Mrs. Constance Garnett）的譯本時，希望所有的英國長、短篇小說作家都能受到這些「有史以來最有力量的想像作品的影響。」尤其是談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時候，他宣稱這本書包含大約十二個碩大無儔的角色；人類的熱情在本書中達到強度的極限。但是，誰敢說這些巨大的人物，即使在俄國，曾經有如對我們一般的直接吸引力？或者說，他